

> 往事

采茶记

□ 汪丽红

乡下的四月是被一缕缕茶香唤醒的。小时候采茶的画面仿佛又浮现在我眼前。

清明前后,母亲牵着我的手,走进自家茶园,开启一年里最温柔也最忙碌的采茶时光。初次采茶时,我不过七八岁,看着茶枝上鲜嫩的芽尖,忍不住伸手乱掐,要么把芽叶捏得粉碎,要么连粗枝老叶一并摘下。母亲说:“丫头,采茶要轻要巧呀!”她示范着:拇指和食指捏住芽尖,轻轻一掐,两片嫩叶便落在手中。“别碰坏枝条,也别采老了,不然炒出的茶会发涩的。”

我学着母亲的模样,指尖捏着细小的芽尖轻轻用力,“嗒”的一声,嫩芽便落进掌心。起初,我的动作笨拙僵硬,捏得太紧,芽叶会被揉皱;力道太轻,又摘不下来。不一会儿,指尖酸痛、手腕发麻,阳光透过枝叶洒下,晒得人浑身发烫,汗水顺着脸颊滑落,滴在茶丛里,让我的懒散劲儿直往上蹿。我嘟起嘴,把竹篮一放:“娘,采茶好难,又累又晒,我不想采了。”

母亲没有责备,弯腰捡起我掉落

的芽尖放进竹篮,又轻轻擦去我脸上的汗水。“傻孩子,哪有不费力的活儿?这茶芽看着小,摘起来费劲儿,可炒成茶后冲泡的味道甭提多美呀。再说,劳动哪有不苦的?苦过之后,才能尝到甜。”说着,她指尖翻飞,一片片嫩绿的芽尖源源不断落入竹篮,动作娴熟优雅,阳光镀在她发梢,泛着金光。那一刻,我发现母亲采茶的模样,是世间最动人的风景。

我重新拿起竹篮,跟着母亲采茶。渐渐地,指尖变得灵活,掐芽、放手一气呵成。微风拂过,茶丛的清香混着泥土气息沁入心脾,偶尔和母亲说说话,听她讲趣事、叮嘱做人的道理,疲惫便在欢声笑语中消散。不知不觉,竹篮里的茶芽从薄薄一层堆成满满一篮,那抹嫩绿,藏着满心欢喜。我真切感受到劳动的快乐——无关收获多少,只在于亲身付出的踏实,在于看着成果一点点积累的喜悦。

回到家里,母亲拿出簸箕,将篮中新鲜的茶芽铺开,摊在廊下阴凉处,让风儿慢慢带走芽尖的水汽。待茶芽微微发蔫,她点燃灶火,将铁锅烧得温热,把茶芽尽数倒入。柴火噼

啪,母亲手腕轻转,翻炒动作娴熟有力,起落间将茶芽翻得均匀。火候拿捏得恰到好处。片刻后,翠绿的芽尖褪去鲜嫩,渐渐变成油亮的墨绿色干茶,浓郁的茶香漫满整个屋子,沁得人鼻尖发暖。

泡上一杯新炒的茶,茶汤清澈透亮,呈淡淡的黄绿色。指尖捏着温热的杯沿,抿上一小口,茶汤便顺着舌尖缓缓滑入喉间,没有丝毫涩感,带着几分温润的细腻。初尝是清浅的鲜爽,转瞬之间,一股清甜便从舌尖蔓延至舌根,回甘绵长而柔和,顺着喉咙漫进心底,连呼吸都染上了淡淡的茶香。白日采茶的疲惫、指尖的酸痛,都被这细腻回甘的暖意轻轻抚平,浑身都透着松弛与惬意。

长大后,每每捧杯细品,茶香袅袅间,儿时采茶的光景便清晰如昨。人生如茶,必经采摘、翻炒、烘焙,方能褪去青涩,沉淀醇厚;岁月前行,亦需耕耘、坚守与付出,方能守得心安,品得清欢。母亲以一双巧手采撷春光,更以一言一行教会我:劳动虽有辛劳,终会酿成甘甜;平凡日子里,用心耕耘,便能过得有滋有味、满是芬芳。

> 诗苑

沙址村的织锦(组章)

□ 刘志新

一、鸡足山下

山是站起来的时光。

我站在这座灵山脚下,望见沙址村在晨光里缓缓苏醒。云雾摊开手掌,接住古寺抄经人遗落的笔锋,一笔一画,都落在白族少女绣花的头帕上。我还看见村前那南来北往者,过洗心桥拾级而上,他们把松针数成日历,把露水数成来生……忽然间,石阶在我脚下弯曲了,一辆辆快递车驮着新鲜苔痕,拐进山坳里升起的炊烟中。三百年了,这里的贡笋依然鲜嫩,它们在镜头前,用一圈圈年轮仔细包裹着游子的乡愁。

这是怎样的土地啊,让时光有了骨骼,让石头有了温度。

二、古村新韵

溪水在耳边背诵着旧谣,把落花唱成飘扬的经幡。

歇脚的云朵放下竹篓,装走一筐筐核桃、板栗、冷菌,还有绣娘们的绣线。我还看见村里的民宿老板娘,正喝着白族三道茶。苦尽甘来,回味悠长,这何尝不是村庄的寓言?洞经古乐从传习所的窗棂溢出,老艺人指尖下的朝山调,被弹进游客的手机里,成了跨越千山万水的短视频。当村中央民族广场篝火燃起时,火星溅到二维码上,把“鸡足灵山”四个字点得通明透亮。

古槐树下的老戏台上,穿西装的

老支书用白族调唱着新鲜词:垃圾要分类,污水莫乱排。唱到“民宿一百六十五,户户争先进”时,三弦猛地拔高音调,惊起瓦上的麻雀,扑棱棱飞向山腰那片闪光的光伏板。绣娘们把祖辈的图腾绣进二维码,扫开来,是冬桃的甜、香竹笋的鲜,是两千五百亩核桃与板栗铺展开的订单。直播间里马铃摇响,弹幕上飘过一句:“这匹马三百年前,驮过徐霞客的茶砖。”

我忽然明白了:古老从未走远,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奔跑。

三、流水根脉

沙址河弯弯绕绕地流着,穿过盒子孔大桥,在洗心桥下放慢了脚步。

我看见它在打捞星星。月光铺成新的石板路,让那些夜归的电商青年,踩着碎银一样的光亮回家。火把节的余烬还未冷却,朝山节的经幡又扬起来了。村志编纂者弯下腰,把“传统村落”刻进老榕树的年轮里。那块“全国文明村镇”的牌匾,正被清晨的阳光一遍遍擦拭,像擦拭一面祖传的铜镜。

晨钟撞开山门,露珠里的村庄正在舒展筋骨。老阿妈把供果换成了葡萄干,小沙弥用平板电脑录入经卷。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举起彩绘笔,在墙上画下霸王鞭的新舞步。而我的诗句,像扎染布上的一缕新蓝,悄悄爬上了春天晾晒的素白被单。

这一刻,我与村庄一同呼吸。

四、大地心跳

当朝霞给鸡足山别上一枚金色的胸针,整座村庄在我面前缓缓展开。

它不是谁定格的画卷,不是标本,不是橱窗里的旧物。它是古老经文续写的行草,笔锋犹在而墨迹全新;是茶马古道延伸的光纤,马蹄声碎而信息如电;是每个晨昏里,大地捧出的最温热的心跳;是鸡足山八百年的香火与今夜灯火共同跳动的那一刻。

你看:那古老的经幡,正与太阳能板上的晨光一同翻飞;那驮过经书的马帮,把行囊换成了快递车厢,蹄印却还印在青石板上,被二维码一一认领。当九莲寺的钟槌敲响时,电商青年的键盘声也同时落下,一声是佛号,一声是订单,在这片土地上竟奏出了和弦。

我站在这片土地上,听见自己的心跳与它共振——与赶马调的心跳共振,与洞经古乐的心跳共振,与朝山调的心跳共振,与绣娘指尖银针的心跳共振。沙址村啊,你在鸡足山的庇佑下,用文化的针脚缝合古今,用艺术的丝线编织未来。你是一匹正在舒展的织锦,每一根经纬里,都流淌着白族儿女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爱,也流淌着千年香火不曾熄灭的温热。

而我,愿做这织锦上一缕朴素的棉线,与你的心跳同在,与这大地的心跳同在。

> 背影

父亲的算盘

□ 徐连琴

昨天去帮母亲收拾房间,在抽屉的角落里,我看见了一把算盘。

油漆已经褪去大半,木框磨得光滑湿润,算珠一颗颗油亮亮的,透着岁月包浆的光。我拿起来,轻轻拨了一下,“噼里啪啦”的声音清脆又熟悉。恍惚间,仿佛看见父亲坐在桌前,手指翻飞,算珠在他指间跳动。母亲不知什么时候走了进来,看我发呆,伸手接过算盘,用袖子擦了擦上面的灰。她端详了一会儿,轻声说:“这是你爸留下来的唯一念想,我得好好留着。”

母亲嫁给父亲那年,村里人都说她傻。父亲是地主家的儿子,在那个年代,这个身份像一座山,压得他喘不过气来。没有姑娘愿意嫁给他,当年,父亲已经二十八岁了,还是光棍一条。

可母亲偏偏看上了他。

那天队上出工,夏天的太阳毒得很,晒得人头皮发麻。母亲忘了戴斗笠,脸被晒得火辣辣的。在隔壁田里干活的父亲看见了,二话没说,把自己的斗笠递了过去。

就因为这件事,母亲说她这辈子就认定了这个人。她是村里第一个敢嫁给地主儿子的姑娘。

结婚的时候,家里穷得叮当响,家徒四壁,连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。但父母都是肯吃苦的人,起早贪黑地干,日子一天天好了起来。

后来我们几兄妹陆续出生,家里开销越来越大。父亲除了种田种地,还在风沙厂当起了会计。他读过书,能写会算,尤其是算盘打得好。过了几年,父亲买了这把算盘,每天晚上坐在桌前,就着昏黄的灯光,一笔一笔地给厂里记账。他做事认真,账目清清楚楚,从未出过差错。

母亲没读过书,不认字,更不会打算盘,但她有心算的本事。后来她学着做生意,挑一副箩筐去城里进水果回来卖。每天晚上回来,她从兜里掏出一大把零票子,一毛两毛、一块两块地数。她一边数一边说给父亲听:进了多少斤水果,卖了多少钱,前面卖的是什么价,后面挑剩的又是什么价。父亲不说话,低着头打算盘——“噼里啪啦”“噼里啪啦”——算珠在灯下跳动着。

最后对出来,竟一分不差。

母亲说,她其实最爱看父亲打算盘的样子。认真、专注,手指灵活得像在弹琴。

后来我们长大了,父亲也老了。地里的活干得少了,但总有小厂子、生产队来找他记账。找他的人都夸他账目清楚,做事踏实,交给他放心。直到后来那些小企业一家家关掉,生产队解散,父亲才不再做会计的活儿。

再后来,我们的孩子也长大了。父亲便教孩子们打算盘。“一下五去四,二下五去三……”他念着口诀,孩子们围在桌前,小手笨拙地拨着算珠。噼里啪啦的声音,又响了起来。

父亲没事的时候,总喜欢把算盘拿出来拨弄。算珠被他粗糙的指头磨得一颗颗发亮,像是被岁月反复擦拭过。

如今,父亲走了十多年了。

算盘的油漆掉了不少,可那些算珠还是亮的。每一颗都亮晶晶的,像含着光。

我知道,那光亮里,有父亲的指纹,有母亲的的笑容,有一家子在煤油灯下的日子。那是父亲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纪念品。